

我

和

爸爸

丰
一
吟
著

父子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我和爸爸丰子恺

丰一吟 著



感身不重来一日難再晨
及時常勉勵歲月不待人
一吟十三歲畫象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和爸爸丰子恺/丰一吟著. 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8.10

ISBN 978 - 7 - 5306 - 5023 - 3

I. 我… II. 丰… III. 丰子恺 (1898~1975) - 回忆录
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7142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7.75 插页 3

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000 册 定价: 35.00 元

序 言

爸爸如果在世，今年 110 岁了！

我曾为他写过两本传记。这已是第三本。一本比一本写得畅所欲言。遗憾的是，我一年比一年老，记性一年比一年差。看了前面写的传记，有些内容如今已经依稀仿佛了，幸亏当时写了下来。

有鉴于此，我写这本传记一定要把自己记得的事一点不漏地写下来。否则就会随着我的身躯进入黄泉。不能让后人知道，岂不可惜！

正因为如此，有关父亲晚年的事我多写了一些，因为那时的某些事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！一吐为快，从此我不必再提这伤心的往事了。

第一本《丰子恺传》是浙江人民出版社于 1983 年 2 月出版的。由六人合作写：丰一吟，潘文彦，胡治均，丰陈宝，丰宛音，丰元草。人名的先后次序本来是按照所写的章节次序，只是临了出版社把我的名字移到了最前面，惭愧。这本传记连插图也只有 12 万字。

人生无常。这六个人中，胡治均先生和二姐丰宛音已于 2005、2007 年谢世。如今，大姐丰陈宝和二哥丰元草也已进入耄耋之年。

第二本《潇洒风神——我的父亲丰子恺》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1998 年 10 月出版的。我一人写。后由团结出版社于 2007 年 1 月重新出版，改名《我的父亲丰子恺》。26 万字。

写这第三本传记，起初我不愿定下交哪家出版社，这样，我可以写写停停，自由

自在。也记不起是哪年开始动笔的。应该是十年前就开始写的吧。

后来,我认识了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高艳华编辑。我们成了没见面的好朋友。我们为这部传记周旋已久,起初我仍不愿确定交稿。今年适逢爸爸诞生 110 周年,就不得不敲定下来,自然是由她所在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艳华不向我催稿,只是用压缩自己审稿时间来感动我。我不能让她太辛苦呀,必须尽快交稿。这以后,我就紧张起来。晚上一躺下去,想的就是这传记的内容,有时想到失眠的程度。每想起一个必须加入的内容,连忙记下。床头常备纸笔,暗中摸黑写下备忘。甚至半夜醒来,也会如此。这段时期好比一块大石头压在身上,日子难过啊!我毕竟已是 80 高龄了。

写《潇洒风神》时,我只花了八个多月,赶上了爸爸诞生 100 周年。如今却是老牛破车,幸而能赶在爸爸诞生 110 周年前完成,自己觉得已经不错了。

《潇洒风神》与《我和爸爸丰子恺》除了历史上的事实必然同样介绍外,写的角度完全不一样。前者较全面地提到爸爸的作品,也介绍了他的艺术观;后者则较多叙述生活上的事。这两本书是“姊妹篇”。

有两点需要说明:第一,我对爸爸的交友缺少关心,所以在两本传记里都提得很少,只得有劳从事“丰子恺研究”的专家另外撰文补充。第二,我虽知道得不多,但我所写的必是事实,绝不假造(除非记错)。

我曾说过:写完了《潇洒风神》,编好了爸爸的文集(其实几乎是全集),再编好了他的漫画全集,好比三块大石头从我身上落了下来,让我松了一口气。后来却又来了三块大石头。这第一块《我和爸爸丰子恺》已经落地,但是文(全)集和漫画全集都已收集到了不少新资料,应该再作补充。以前与我“并肩作战”的大姐早已声称要退出“战场”,只能当我的顾问了。幸而余下的两块石头不算很大,因为毕竟已出版过,有了基础,而不是从无到有。我年事虽高,可以慢慢做。做爸爸的事,我义不容辞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

《潇洒风神》出版时,爸爸还躺在骨灰盒里。这本《我和爸爸丰子恺》出版时,爸爸的骨灰已入土为安,和妈妈一起葬在家乡的五人墓里了。五人者,爸妈和爸爸的三姐丰满、妹妹雪雪、妹夫蒋茂春也。

我写这部传记时,也像写以前的传记时一样请教了许许多多亲友,在此一并致谢!

丰一吟

2008 年 8 月于上海

序 言 / 1

第一章 缘缘堂时期

- 爸爸总是有胡子的 / 1
- 家里分两派 / 2
- 李家大妈 / 3
- 接待寺 / 5
- 十二年住十三处 / 7
- 六年“华屋” / 11
- 一天之内改变了称呼 / 17
- 缘缘堂的夏天 / 18
- 我也住过“行宫” / 20
- 弟子鲍慧和 / 22
- 丰同裕染坊 / 25
- 满娘 / 26

第二章 沙坪小屋时期

- 一天之内石门顿成死市 / 29
- 宁为流亡者 不当亡国奴 / 31

- 晒太阳 “偷”萝卜 / 41
决心去长沙 / 47
到萍乡被挽留住了 / 52
以五寸不烂之笔抗敌 / 56
《护生画集》 / 61
从长沙到桂林 / 63
独秀峰前谈艺术 / 65
崇德书店 / 67
一只新枚酒一杯 / 69
泮塘岭村居 / 73
宜山用警报欢迎我们 / 77
“艺术的逃难” / 82
都匀一月 / 88
遵义罗庄 / 90
课儿 / 92
星汉楼 / 97
我家第一桩喜事 / 101
遵义的往事纪实 / 104
沙滩上的惨事 / 106
贵州访旧 / 107
逃难最后一站——重庆 / 110
风生书店 / 113
刘家坟 / 114
沙坪小屋 / 116
京剧迷 / 118
重庆时期的交游 / 120
外婆永远离开了我们 / 125
终于胜利了 / 126

第三章 湖畔小屋时期

- 比逃难还辛苦 / 131
- 终于踏上了江南的土地 / 134
- 湖畔小屋 / 137
- 京剧缘 / 140
- 弟子胡治均 / 143
- 在台湾 56 天 / 146
- 南国之行 / 150

第四章 日月楼时期(上)

- 共和国诞生 / 155
- 苦学俄文 / 157
- 日月楼中日月长 / 160
- 耳目一新 / 163
- 外公纸 / 174
- 阿咪 / 175
- 白头今又译“红楼” / 176
- 我家第一台电视机 / 177
- 困难时期 / 178
- 日月楼鼎盛时期 / 180
- 有朋自远方来 / 184

第五章 日月楼时期(下)

- 当时只道是寻常 / 187
- 终于向《阿咪》开炮了 / 188
- “说明他们已束手无策” / 189
- 好像在搞地下活动 / 191
- “日月楼”只剩一半了 / 192

- 护生画出事了 / 195
烧《护生画集》 / 198
无穷尽的批斗 / 200
运交华盖欲何求 / 205
“隔离审查” / 207
一对可怜的青梅竹马 / 211
日月楼中的邻居 / 215
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/ 218
枕边雪和半盆水 / 221
“未须寂寞养残生” / 225
“寂寞便是福” / 229
“地下活动” / 232
千呼万唤始出来 / 238
最忆是杭州 / 242
旷世巨著《护生画集》 / 249
卷土重来 / 253
少小离家老大回 / 256
暂时脱离人世 / 261

第六章 人去楼空魂永在

- 向爸爸道别 / 266
重见天日 / 268
妈妈也走了 / 270
重逢缘缘堂 / 271
爸爸魂归故里 / 273
潇洒风神永忆渠 / 275

爸爸总是有胡子的

“小阿信，给我到新房子里去拾点发火柴来！”李家大妈递给我一只小篮子。我欣然应命，接过小篮子，踮着一双小脚，噤噤噤地出后门，穿过梅纱弄，往正在建造的新房子里去拾刨花了。——这是我关于缘缘堂最早的记忆。那一年，我虚龄5岁。以前的事，就依稀仿佛了。

所谓“新房子”，指的是“缘缘堂”。

1932年末缘缘堂开始施工时，爸爸虚龄35岁。爸爸出生于1898年农历九月廿六日，公历11月9日。在造缘缘堂以前，爸爸带着一大家子东迁西搬，用开明书店送的一支红色派克钢笔，写出了二十多本书。1932年，他总算在养家糊口之余，攒够了

为自家筑一个安乐窝的钱。

1933年春，缘缘堂落成。

爸爸的老师 and 皈依师——李叔同弘一大师，在1926年时就为爸爸的住处取好了“缘缘堂”的名称，是弘一大师在上海立达学园永义里丰家宿舍里释



造缘缘堂的钱是从这支笔写出来的

迦牟尼像前叫爸爸拿了两次阉所得的结果。可那个“缘缘堂”指的是永义里的宿舍。后来“缘缘堂”这名称一直随着爸爸的搬迁而转移。直到六年后,爸爸方始在自己的故乡浙江省石门镇有了自建的这个缘缘堂。(石门镇当时属于崇德县,现在属于桐乡市。)

那时的爸爸,已经长着胡子。不仅嘴唇上有髭,下巴也留着长长的胡须。他在心情悠闲时,常用手捋捋胡须,好像在自我欣赏。我从未见过没胡须的爸爸。所以,后来我看到爸爸没长胡须时的照片,总以为那是我叔叔。其实,我虽然有两个叔叔,却都夭折了。

听说爸爸的胡须是在我祖母去世后开始留的。按当时习惯,服丧期间不可理发。爸爸从此就开始蓄须,那是1930年的事。如果现在我看到一个33岁的人蓄须,一定会感到这人老气横秋。可是爸爸留胡须,丝毫没有留给我这种感觉,反而觉得他潇洒得很。

祖母死后,按当时习惯,在开吊、出丧期间,作为唯一一个“孝子”的爸爸必须穿麻衣,还要在麻冠前面挂两个棉花球,表示悲伤得要塞住双眼,什么都不想看了;两侧挂两个棉花球,表示悲伤得要塞住双耳,什么都不想听了。实际上这都是形式主义,哪有人真的塞起来的!这种丧服引起爸爸的反感,他坚决不穿。族中的长辈表示一定要穿,才算孝顺。爸爸为了彻底反抗,把别人为他准备好的麻冠麻衣裁成了数片。族中人拗不过他,只得让他和大家一样,只穿一件白衣服了事。

家里分两派

我长大后,一直在爸爸身边。人家都以为我小时候也一样。其实不然。爸爸经常带我姐姐哥哥到杭州去;我和二哥留在家里与妈妈一起生活。所以我小时候接触爸爸的时间较少。爸爸带兄弟们去杭州是为了让他们上中学;我和二哥当时还在念小学,留在镇上就行。

每逢寒暑假他们回来的时候,我看到长着胡须、戴着墨镜、手持“斯的克”(手杖)的爸爸,并无亲热之感。虽然爸爸和姐姐哥哥们有说有笑,但在我看来,爸爸永远是严肃的,而且,爸爸是属于姐姐哥哥他们的。多子女家庭的孩子,可能或多或少体会过这种滋味。爸爸在物质上对我们没有偏爱,但在父爱上就很难说他公平了。

据说 1929 年农历三月廿七日妈妈生我时，肚子疼了两天。大概因为我生出来时大头大脑，所以困难。妈妈看见我五官太大，就说：“啊也，难看将来！”当时对我不屑一顾。

照例请外公起名。外公也觉得孩子生得太多了，就取了一个名字叫“一宁”，意思是“得一以宁”叫爸妈他们生了这一个不可再生，免得烦恼。你们想，我在家里怎么可能受到重视呢。不过，妈妈总是妈妈，她还是分给我母爱。即使在添了弟弟以后，她给我的母爱，也仍然是很平等的。随着我年龄的增长，尤其是兄姐们都离开父母以后，妈妈分给我的爱就越来越多了。我始终没有离开过妈妈，直到她的最后。

爸爸和妈妈在我们家里好像是两派。三个姐姐和大哥（老四）是爸爸一派的；我和二哥是妈妈一派的。之所以形成两派的局面，前面说过，主要是因为我和二哥一直留在妈妈身边读小学，而别的兄姐跟着爸爸去杭州读中学。但是两派的头头很团结，妈妈绝对服从爸爸。

李家大妈

我们的妈妈从来没有奶水，我们几个孩子不是请奶妈来家，就是“奶出去”。我的兄姐们大都把奶妈请进来，只有我这个多余的人是奶出去的，奶给一个叫陈家娘娘的人。她把我带回家，养到一周岁差两个多月的某一天，她抱着我从她乡下六塔村来到镇上，刚跨进我家（老屋惇德堂）的门，里边全家放声大哭，原来正逢久病的祖母断气。陈家娘娘连忙跪下，代襁褓中的我送终。据说这对她是不吉利的。后来陈家娘娘的腿瘸了，人们就归咎于这一次碰到了“晦气”的事。我长大后，一直和陈家娘娘保持联系。陈家娘娘死后，甚至我的奶兄弟死后，我还和陈家娘娘的媳妇保持联系。

我不吃奶以后，陈家娘娘就把我送回家。这时候我家有一个女工叫李家大妈，据说是我祖母的陪嫁丫头。妈妈就把我交给李家大妈管，一直管到 1937 年我家逃难的那年，那时我虚龄 9 岁。

当时在我看来，李家大妈比妈妈还亲，比爸爸更亲。我和她睡在一起。冬天她给我暖被窝；夏天她给我扇扇子，唱眠儿歌。唱到她打瞌睡，停下扇子不再唱歌时，我总是叫醒她：“扇呀！唱呀！”现在想起来有点残酷。她一天家务做下来，一定很疲劳，我却只顾自己舒服。



画中的孩子就是我

“标题音乐”。

关于这段对话，我自己不记得了。我小时候是不受人注意的，爸爸在文章里提到我姐姐哥哥不止一次，而写我小时候的只有这一篇。虽然只有这一篇，却是专门写我的，我感到不胜荣幸。这篇文章于同年（1933）8月1日发表在《文学》月刊上。

我对李家大妈的感情甚至到了护短的程度。记得有一次她坐在扶梯间里做针线，看见桌上放着二姐玩儿用的一盒珠子，五颜六色的，实在好看，她便偷了几颗放到旁边的针线盒里，偏偏被二姐从楼上望下来看见了。二姐没有骂她，只是趁她不在时，悄悄地把珠子放回到了自己的盒子里。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，我竟袒护李家大妈，趁二姐不见，又把珠子送回到李家大妈的针线盒里。现在回想起来真好笑，这不是助长她偷东西吗！

说起偷东西，还有一件可笑的事。管我大姐的那个保姆有一次偷了东西，被妈妈发现。妈妈是个善良不过的主母。她悄悄地把东西拿了回来，没有追究她。谁知那保姆发现后，反而埋怨妈妈说：

“我拿了来，你又拿了去！”

她是绍兴人，是用绍兴口音说的，把“拿”说成“duo”（夺）的音，所以更显得可笑。妈妈对此竟无可奈何，只是作为笑料讲给我们听。偷东西当然是不好的行为。不过当

时的保姆不像现在报上看到的某些保姆那样丧心病狂。她们只是拿一点生活用品。她们心里可能会想：“你们家有那么大的房子，那么多东西。我家却一无所有。天道不公平！”

于是看见了自己合用的东西，就拿了一点。就这么一点，你还舍不得，要拿回去！我对这个保姆倒同情起来了。

对李家大妈，则更加偏袒。她对我那么好，把我当成自己的孙辈。她家里可能没有孩子。不，她可能没结过婚，或者死了丈夫。不然的话，祖母的陪嫁丫头，后来总要把她嫁出去，怎么还在我们家做呢。她拿几颗珠子，说不定想作为将来陪葬用呢。有一点亮晶晶的陪葬品，见了阎王，下辈子投胎时会投到好一点的人家。我那时太小，不懂得跟她聊聊，关心一下她的情况。我光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眷恋着她。我多么自私！

接待寺

我虚龄5岁时就被送进小学一年级。石门镇上有一所初级小学，设在一座叫接待寺（为接待南宋皇家的人而造）的庙宇楼上。我们每天经过菩萨面前上楼去念书。楼上只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，放着四排课桌椅，由里向外：第一排，一年级；第二排，二年级；第三排，三年级；第四排，四年级。只有一个校长兼老师，叫丰铭，字云滨，排行第五，是我们的族亲，所以我们叫他五爹爹。五爹爹的祖父和我祖父的祖父是亲兄弟。在爸爸的随笔中，有一篇以“五爹爹”为题，专门写他的身世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五爹爹的本事真大；从一年级到四年级，全部由他一人教。他教一个年级时，另外三个年级就没事，可以随便哇啦哇啦乱吵乱叫，真亏了五爹爹！

五爹爹自己的孙女丰明珍比我小一岁，也在这学校里念书，和我坐在一条板凳上。每到放学的时候，大家必须端坐在自己位置上，谁乖，就让谁先回家。女生总是乖一点。而在女生中，我和明珍总是最先被点名回家。这里就难免有五爹爹的私心了。明珍是他家的人；而我呢，祖父丰鑽是举人老爷，我父亲是石门唯一一个从日本回来的，何况在那时已经出名，他认为当然应该照顾我。



五爹爹

“一吟！明珍！”一声令下，我和明珍马上背了书包高高兴兴地回家。这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。我们称明珍为“ao明”。这个ao念上声，意思是“小”。在石门话里“咬”的读音就是“ao”。所以爸爸后来写信给我弟媳“ao毛”（她的乳名，就是“小毛头”的意思）时，称她为“咬毛”。“文革”中为了忌讳，改成了“好毛”或“好猫”。读者如果去我们家乡石门镇，到处都可听见“ao”什么、“ao”什么地呼唤人。

说起五爹爹，我的名字还是他改的呢。我出生后，外公为我取的名字原是“一宁”；但我进了小学，五爹爹在写我的名字时把一宁错写成了一吟（石门话“宁”“吟”同音），从此我就成了丰一吟。人家都说我的名字风雅，还以为是我爸爸取的，其实不是。五爹爹之所以误写为吟，大概他以为丰家是诗书礼仪之家，名字应该也是这么风雅的吧。

我虽然拥有了这么风雅的一个名字，却是一个爱睡懒觉的糊涂虫。记得有一天我很迟才起身，妈妈忙着家务，顾不得我。我胡乱喝了几口粥，背了书包就去上学。走完下西弄，向左拐到寺弄口，接待寺的大门就在眼前了。谁知门口拥出一大批同学来。

“今天怎么了？你们都到哪里去？去做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你到哪里去？你去做什么？”他们反过来问我。

“上学呀！”

“哈哈……！”同学们大笑起来。“都放饭学了，你睡昏了，还以为是早晨！哈哈……快调头回家去吃中饭吧！哈哈……”

我脸红了，只好快快地转回家去。

回到家里，妈妈竟然什么也没有发觉。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自生自长。

在接待寺期间，我曾随父母去杭州，住在皇亲巷6号。爸爸让我插班进了宝极观小学二年级下学期。后来又回到接待寺来读。（直到读完“初小”，也就是读完四年级。）我自认为是省城读过书的，有点骄傲。回到接待寺小学里，看见同学们的课本，拿起来就高声朗读，以显示我的才能。谁知偏偏念错了字，引起哄堂大笑。

后来接待寺小学里请来了一位新教师，名叫丰桂，又名丰蓉赓，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姐。我叫她蓉哥哥（当时通行女的也按男的称呼）。后来我们从事“丰研”工作时靠众亲友的回忆设计了一张家谱图（请表兄马传先绘成），才知道我祖父的祖父和蓉哥哥祖父的祖父是亲兄弟。所以蓉哥哥是我的堂姐，又是我的老师。

在接待寺小学的那几年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尤其是和同学们趴在窗外的瓦

片上看远处广场戏台上的京剧(那时称“平剧”,因为当时京城在南京)或杂技歌舞表演,那才有劲!

记得有一次,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表演歌舞的班子。有一个节目是一排姑娘裸着大腿跳舞。一排人的大腿一起往前踢起来,忽左忽右,望过去只见一排排肉腿晃动,煞是好看。五爹爹竟看呆了。过后他对蓉哥哥说:

“你能把台上那种表演教给学生吗?”

蓉哥哥笑笑,不知该说些什么好。

当时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具体读些什么,我记不起来。只记得爸爸曾说:有一次他经过某小学,听见里面朗朗读书声,孩子们正在众口一词地高声朗读:“我每天大便一次!我每天大便一次!……”语文里还夹着生理卫生的内容,真有趣。料想我当时读的也有这类内容吧!

我还记得一个情节。有一回,我和男同学们一起在接待寺前的广场上看戏。有一个男同学不小心把旁边一个不认识的男孩推了一下,那男孩倒在石板上,头部大出血。我们都跟着肇事人慌张逃往自己学校楼下。肇事人叫其他的男同学们不要出卖他,他们都答应,他又指指我,我竟也答应了,而且自以为做了一件很讲“义气”的事。

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傻!

十二年住十三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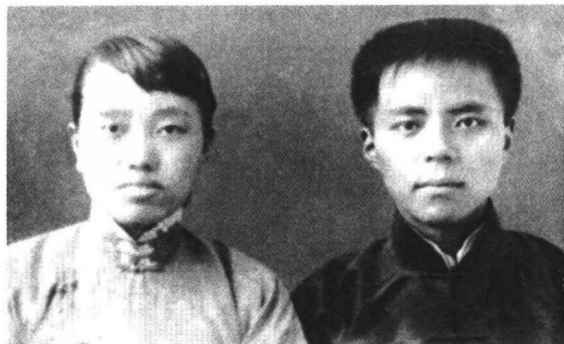
我家搬进缘缘堂以前的情况,我都是事后了解的。

以造缘缘堂为界限,家中经济情况才开始好转。爸爸是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的毕业生。他在那学校里受到李叔同(1918年出家为僧,即弘一法师)和夏丏尊两位老师的教育,提高了自己的美术、音乐和文学的修养,也向两位老师学会了日文。

爸爸1919年在浙一师念书尚未毕业时,于“花朝”日(农历二月十二日)奉母命回乡与崇德



1918年弘一法师入山修行之际与丰子恺(右)、刘质平两学生合影留念。



爸妈刚结婚时

县城的望族徐芮荪家的长女徐力民结婚。1919年从浙一师毕业后，起初到吴梦非、刘质平两位高班同学创办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美术，同时在东亚体育学校兼职。因为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，爸爸依靠亲友的馈赠和借贷，于1921年早春去日本游学了十个月，把自己的头脑像装罐头食物那样装满了种种

知识，并学了种种外语。两千块钱用完了，只得回来。爸爸去日本前，1920年妈妈已生下我大姐丰陈宝。次年又生下我二姐丰林先。所以爸爸回国后，负担已加重。他仍然在上海专科师范任教。估计这时他住的还是师范学校的宿舍。同时，爸爸又在上海郊区吴淞中国公学兼课，同事有舒新城（该校主任）、沈仲九、孙徕工、陈兼善、匡互生、周为群、陶载良、常乃德、张作人、朱光潜、朱自清等诸先生。还有学生吴朗西、陈瑜清等。

日本回来后的12年间，为了维持越来越庞大的家庭成员的生活，爸爸到处教美术音乐，有时住宿舍，有时住租屋，有时回故乡住。我统计一下，共有13处之多。

1922年，他把家人接出来，住在三在里114弄的租屋里。据说三在里以前叫静修路，今蓬莱路。

1922年秋至1925年初，爸爸应夏丏尊先生之邀，在经子渊先生当校长的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任教，住在自建的“小杨柳屋”里。这段时期很值得纪念。爸爸成为漫画家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他在日本买到了竹久梦二的画册，对他的画风很感兴趣。加上受陈师曾等画家的影响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风。

他在春晖中学认识了不少同事



小杨柳屋——爸爸的画风从这里形成